

汉魏六朝诗歌韵脚字异文校考*

杜 晓 勤

内容摘要:现存的汉魏六朝诗歌作品中有些韵脚字存在异文,这些异文的产生大多是因后世传抄或雕版时校雠不精,还有因后人不明古音为了合韵而擅改所致。本文主要从诗歌用韵的角度,同时结合辞义、诗意、对仗及版本等因素,对逯钦立所编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所收汉魏六朝诗歌作品中的失韵之处,尤其是一些韵脚字的异文,综合分析,进行校勘。

关键词:汉魏六朝诗歌 中古音 韵脚字 校勘

中国古代的诗歌虽然用韵方式复杂多样,有通篇一韵与篇中转韵之分,有隔句用韵与每句用韵之别,有首句入韵与首句不入韵之异,而且各时期韵部之分合,与各人用韵之宽严,也并不完全相同,不过还是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和用韵的限定性^①,所以在对诗赋等韵文的韵脚字进行校勘时,也可以从音韵学和诗律学的角度,对之进行分析判断。实际上,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,音韵学家罗常培、周祖谟就已在方面做过有益的尝试,他们在合著的《两汉诗文韵字校记》一文中,按韵部对两汉诗文(主要是赋、颂、诔、文、七等体)中韵字异文作了校改^②。文献学家王叔岷则在《校雠学》中对失韵的情况及原因做出归纳与总结^③。

*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“近体诗体格律形成过程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:17AZW010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参拙稿《汉魏六朝五言诗“篇中转韵”现象之考察》,《文学评论》2017年第6期,第38-47页。

②罗常培、周祖谟合著: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241-245页。

③王叔岷:《校雠学》(补订本,附《校雠别录》)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395-410页。

今效先贤之法,扩大考察范围,主要从诗歌用韵^①的角度,再结合辞义、诗意、对仗等因素,对逯钦立编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^②所收汉魏六朝诗作中失韵之处,尤其是一些韵脚字的异文,多方比勘,综合分析,进行校考。

1.《古诗十九首》其十九(“明月何皎皎”)(《汉诗》卷十二,上册第334页)

明月何皎皎,照我罗床纬。忧愁不能寐,揽衣起徘徊。客行虽云乐,不如早旋归。出户独彷徨,愁思当告谁。引领还入房,泪下沾裳衣。

此诗第二句韵脚字“纬”,《玉台新咏》卷一、《文选六臣注》卷二九、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一六均作“帷”;《文选》卷二七曹丕《燕歌行》李善注引、《艺文类聚》卷二九、《古诗纪》卷二〇、《古诗镜》卷二均作“帟”。按,《古诗十九首》,学界大多认为是东汉中后期的作品。依罗常培、周祖谟所编《两汉诗文韵谱》,此诗下文四、六、八、十句韵脚字,在汉代均属平声脂部韵:“徊”,脂部,平声,灰韵;“归”,脂部,平声,微韵;“谁”,脂部,平声,脂韵;“衣”,脂部,平声,微韵。本诗第二句韵脚字若作“帟”,则亦属脂部,平声,微韵;若作“帷”,则属脂部,平声,脂韵;若作“纬”,则属脂部,去声,微韵^③。“帟”“帷”语义相通,且均与下文诸韵脚字相押,通篇平声韵,未转韵。若作“纬”,则去声、平声转韵,韵颇不叶。故此诗第二句韵脚字当以“帟”或“帷”为是,“纬”应为“帟”之形近而误,疑逯钦立原稿笔误或中华书局排印时误植。

2.王粲《诗》(“荆轲为燕使”)(《魏诗》卷二,上册第366页)

荆轲为燕使,送者盈水滨。缟素易水上,涕泣不可挥。

此诗系逯钦立辑自宋吴棫《韵补》卷一,疑为残篇。逯氏于此诗末句后所加按语云:“滨、挥不叶,滨盖湄之讹,才老所据本有误。”郁贤皓、张采民《建安七子诗笺注》卷二此诗注释,亦持与逯钦立相同之观点,谓:“滨,或为‘湄’之

①本文判断韵脚字声调、所属韵部的依据,主要是自己研制的《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》(计算机辅助研究工具软件,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,项目批准号:04BZW022)中的“中古诗韵数据库”。此系统之研制,主要利用了李珍华、周长楫编撰《汉字古今音表(修订本)》(中华书局,1999年)、《宋本广韵》(中国书店,1982年影印本)和《宋刻集韵》(中华书局,2005年),也参考了王力著《汉语语音史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5年)、于安澜著、暴拯群校改《汉魏六朝韵谱》(河南人民出版社,1989年)、罗常培、周祖谟合著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、周祖谟著《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》(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1996年)、刘纶鑫著《魏晋南北朝诗韵集与研究·韵集部分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1年)、刘冠才著《两汉韵部与声调研究》(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,2007年)等现当代音韵学成果。

②逯钦立辑校: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,中华书局,1983年。本文所引诗歌文本,如未特别注明,均出此本,下文仅随文注明出处。为保存字形讹误之迹,个别引文使用繁体字形。

③罗常培、周祖谟合著: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,第162、163页。

误。”^①而俞绍初辑校的《建安七子集》则将此诗作为《咏史诗二首》其二收入，且于“涕泣不可挥”出校语云：“‘挥’当读作‘浑’，与今音不同。”^②按，两说均有一定的道理。“濱”、“湄”二字形义均相近，致误的可能性很大。而吴棫《韵补》将“挥”字列于卷一“十七真”下，说明他认为“挥”字可押“真”韵。顾炎武《韵补正》也同意吴棫的观点^③，且于《唐韵正》“平声”卷之二“八微”下作进一步的说明：“挥，许归切。古音熏。（引王粲诗，略）《说文》：‘挥，从手，军声。’”^④按，“挥”在上古确读“军”声，从“军”的字，先秦时期属文韵，《诗经·小雅·庭燎》即以“晨、辉、旗”相押^⑤。然“挥”字在中古时期已经转入微韵，汉魏晋人均将“挥”字与“微”韵、“之”韵、“脂”韵字相押。如，《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》其六（“黄鹄一远别”）中“泪下不可挥”之“挥”字，与“徊”、“依”、“乖”、“怀”、“悲”、“哀”、“摧”、“归”、“飞”相押，且此诗与王粲之作时代相近、句意相似^⑥，句中之“挥”与王粲“涕泣不可挥”语义、用法全同。再如，王粲自己的另一作品《从军诗五首》其一（“从军有苦乐”）中“良苗实已挥”之“挥”字，亦与“谁”、“师”、“威”、“夷”、“遗”、“坻”、“肥”、“资”、“飞”、“违”、“归”、“私”、“姿”、“犁”、“非”相押。两晋诗中用“挥”作韵脚字的作品，如潘岳《金谷集作诗》，陆机《百年歌十首》其九（“九十时”），陆云《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》其三（“在昔奸臣”）、《赠汲郡太守诗》其七（“乐只君子”），陶渊明《时运诗》其二（“延目中流”）、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》、《还旧居诗》等亦概莫能外，更不用说六朝隋唐时期的诗了。故二说相较，我更倾向于认为，王粲此诗中的“挥”字不误，也不读“浑”音、“军”声（其在上古音中应该是读“军声”，但到东汉末年已不读）。此诗第二句“送者盈水濱”中之“濱”字，当为“湄”字之形义均近而误^⑦。“湄”，平声，脂韵，与“挥”适相叶韵。故逯钦立、郁贤皓等说更为合理，吴棫、顾炎武

①郁贤皓、张采民笺注：《建安七子诗笺注》，巴蜀书社，1990年，第140页。

②俞绍初辑校：《建安七子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88页。

③顾炎武撰，刘永翔校点：《音学五书·韵补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187页。

④顾炎武撰，刘永翔校点：《音学五书·韵补正》，第373页。

⑤此则语料承同事胡敕瑞教授惠示。

⑥逯钦立辑校：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》“汉诗”卷十二，第338页。此组诗虽不是李陵所作，然从题旨、内容用语修辞等方面看，可证明为东汉末年灵献时文士之作（逯钦立：《汉诗别录》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三本，1948年；今据《逯钦立文存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2、16页）。

⑦在古籍中，“湄”、“濱”形近而讹的例子很多。如唐王湾《晚夏马嵬卿叔池亭即事寄京都一二知己》诗中“竹绕清渭濱”之“濱”字，《全唐诗》小注云：“濱，一作湄。”再如，《列仙传》卷二《江妃二女》中“出游于江汉之湄”的“湄”字，钱熙祚校记云：“《文选·咏怀诗》注、《初学记》六又二十六、《书钞》百二十八、《御览》六十又六百九十二并无‘汉之’二字，湄作濱。”

将王粲此诗中之“挥”归于“真”韵，语料疑误，依据不足。

3. 阮瑀《七哀诗》（《魏诗》卷三，上册第380页）

丁年难再遇，富贵不重来。良时忽一过，身体为土灰。冥冥九泉室，漫漫长夜台。身尽气力索，精魂靡所能。嘉肴设不御，旨酒盈觞杯。出圻望故乡，但见蒿与莱。

此诗第八句之韵脚字“能”，《古今诗删》卷六、《御定渊鉴类函》卷一七八引诗同，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四、《广文选》卷九、《古诗纪》卷二七注云今本、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校语“一作”均作“回”。按，“能”字，《广韵》有四种读音：一为奴登切，平声，登韵；一为奴来切，平声，哈韵；一为奴代切，去声，代韵；一为汤来切，平声，哈韵。然，据顾炎武《唐韵正》“下平声”卷六所考，“能”字在上古时期只有奴来切、奴代切二读，且读奴来切时，多与之部平声哈韵、灰韵字相押^①。至阮瑀所处的汉魏之际，亦复如此。如《后汉书·黄琬传》：“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，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，京师为之谣曰：‘欲得不能，光禄茂才。’”李贤太子注：“能，音乃来反。”此“能”字，即与之部哈韵“才”字相押。又如魏文帝曹丕《秋胡行》：“朝与佳人期，日夕殊不来。嘉肴不尝，旨酒停杯。寄言飞鸟，告余不能。”黄节《魏文帝诗注》于此诗“能”字下注引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颜师古注和《后汉书·天文志》苏林注谓，此“能”与“台”“耐”声相通，“告余不能，谓寄言与所期之人以不耐也”^②。此诗“能”字，亦与之部平声哈韵“来”字、之部平声灰韵“杯”字相押。再如，阮瑀之子阮籍的《咏怀诗八十二首》其五十：“清露为凝霜，华草成蒿莱。谁云君子贤，明达安可能。乘云招松乔，呼喻永矣哉。”此诗中的“能”字，亦当读奴来切，与之部平声哈韵的“莱”、“哉”二字相押。再看阮瑀此诗，“能”之前的韵脚字分别为“来”（之部平声哈韵）、“灰”（之部平声灰韵）、“台”（之部平声哈韵），“能”字之后的韵脚字为“杯”（之部平声灰韵）、“莱”（之部平声哈韵），均为平声韵，哈灰通押。则此诗中“能”字当亦读奴来切，“义为有能力做到”^③。与上下文韵相叶，辞义亦无扞格之处。至于异文“回”字，在两汉时期属脂部平声灰韵，与之部哈韵、灰韵殊不相押。此异文之出现，当因“能”字变读为奴登切后，后人不知其古音，为了叶韵而改。顾炎武云，“能”读为奴登切，始自宋齐之际。然至唐时，“能”字古音尚未消失，唐代诗文中仍有不少音奴来切之韵例^④。宋代以后，人们渐渐只知“能”字音奴登切，很少知道“能”在中上古曾读为奴来切。故“能”之被改为“回”字，疑在明清时。顾炎武在《答李子德书》中即已指出，因古音久已失传，

①顾炎武撰、刘永翔校点：《音学五书·韵补正》，第507—511页。

②黄节著：《曹子建诗注（外三种）·阮步兵咏怀诗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240页。

③孙玉文著：《汉语变调构词考辨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，第15页。

④顾炎武撰、刘永翔校点：《音学五书·韵补正》，第510页。

世人好以今音改经及先秦以下之书,并举阮瑀此诗为例:“若夫近日之钁本,又有甚焉。阮瑀《七哀诗》:‘冥冥九泉室,漫漫长夜台。身尽气力索,精魂靡所能。’今本改‘能’为‘回’,不知《广韵》十六‘哈部’元有‘能’字。”^①故此处韵脚字,当如顾炎武所云为“能”字。

4. 程晓《嘲热客诗》(《晋诗》卷二,上册第578页)

平生三伏时,道路无行车。闭门避暑卧;出入不相过。今世褊褊子,触热到人家。主人闻客来,颦蹙奈此何。谓当起行去,安坐正蹉跎。所说无一急,嗜啥一何多。疲瘠向之久,甫问君极那。摇扇臂中疼,流汗正滂沱。莫谓此小事,亦是人大瑕。传戒诸高朋,热行宜见诃。

此诗第十句之“蹉跎”,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四“时序部”十九“热”条下收此诗,亦作“蹉跎”,且注:“蹉音盘,跎音夸。”《岁时杂咏》卷二二收此诗,题作“伏日”,亦作“蹉跎”,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五七收此诗,署名郑晓,作“踞跨”。而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五三“程季明”条下《启颜录》引此诗,《古文苑》卷八、《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》卷二二、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五引诗、《毛诗古音考》卷二引诗,均作“咨嗟”。按,此诗前文韵脚字为“车”、“过”、“家”、“何”,后文韵脚字为“多”、“那”、“沱”、“瑕”、“诃”,均平声歌部字。其中“车”、“家”、“瑕”为上古鱼部转入麻韵者,其他诸字为上古歌部字。现存汉魏晋南北朝诗中,“跨”作韵字,惟见此,然由其音“夸”(亦为上古鱼部转入麻韵)可知,汉魏时当亦属平声麻韵。《广韵》中“跨”字有四种读音,若读平声,则为苦瓜切,鱼部麻韵,吴人云坐为跨。据罗常培、周祖谟考察,西汉时期“鱼部的麻韵字有跟歌部字相押的例子,可知鱼部麻韵字读音与歌部接近”,到东汉时,“阴声韵鱼部的麻韵字转入歌部”,“东汉时期包括歌戈麻三韵字,魏晋宋时期也是如此”,两汉时这样的韵例越来越多^②,魏晋时期则更多^③。则此处若作“跨”,与上下文韵叶。然现存汉魏诗文中未见它处“跨”作韵脚字的用例。“嗟”,平声麻韵,汉魏晋时期存在更多此字与歌部歌韵相押的诗例^④。故此处作“嗟”,与全诗用韵亦不违。不过,如果结合上下文诗意来分析的话,则此二字似应为“咨嗟”。因为若作“蹉跎”,与本句首二字“安坐”意重,后句首二字“所说”无着落。若作“咨嗟”,则为热客来主人家安坐后不断感慨叹息之意,正与后句“所说无一急”之首二字“所说”相接续。再后一句“嗜啥一何多”之“嗜啥”,亦为諸諸多言之义,也

①顾炎武撰、刘永翔校点:《音学五书·韵补正》,第14页。

②罗常培、周祖谟合著: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,第57、86、156、157页。

③周祖谟著:《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》上篇第五章“魏晋宋北魏诗文韵谱和合韵谱”,第189-199页。

④罗常培、周祖谟合著: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,第154、155页。周祖谟著:《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》,第195页。

与“咨嗟”相互照应。总之,此二字虽作“跽跨”、“咨嗟”并通,然窃以为“咨嗟”更优。

5. 陆机《折扬柳行》(《晋诗》卷五,上册第659页)

邈矣垂天景,壮哉奋地雷。丰隆岂久响,华光但西隤。日落似有竟,时逝恒若催。仰悲朗月运,坐观琬盖回。盛门无再入,衰房莫苦开。人生固已短,出处鲜为谐。慷慨惟昔人,兴此千载怀。升龙悲绝处,葛藟变条枚。寤寐岂虚叹,曾是感与摧。弭意无足欢,愿言有馀哀。

此诗第十八句之韵脚字“摧”,《广文选》卷十三作“推”,陈书良编校《六朝十大名家诗》中《陆机诗集》收此诗,亦作“推”^①。《乐府诗集》卷三七、《古诗纪》卷三四、《古乐苑》卷一九、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四九、金涛声点校《陆机集》卷七^②、杨明校笺《陆机集校笺》^③卷七均作“摧”。按,此诗前文韵脚字分别为“雷”、“隤”、“催”、“回”、“开”、“谐”、“怀”、“枚”,后为“哀”,均系平声之部哈韵。“摧”,入声,觉韵,明显与上下文不叶韵。“推”,平声,灰韵,倒是与上下文韵叶,然句义不通。“摧”,亦为平声,灰韵,与上下文韵叶,且有悲伤义,“曾是感与摧”,意即曾经感慨心伤,与上句“寤寐岂虚叹”恰好相承,与后两句“弭意无足欢,愿言有馀哀”也相合。而且,此处似化用了本文前曾引及的《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》其六(“黄鹄一远别”)中“丝竹厉清声,慷慨有馀哀。长歌正激烈,中心怆以摧”四句,而在李陵原诗中,“摧”正与“哀”相押,故此诗当以“摧”为是。异文“摧”、“推”均系形近而讹,其中“摧”,它处未见,疑逯钦立稿本笔误或中华书局排印时误植。

6. 傅玄《晋鼓吹曲二十二首·唐尧》(《晋诗》卷十,上册第833-834页)

唐尧咨务成,谦谦德所兴。积渐终光大,履霜致坚冰。神明道自然,河海犹可凝。舜禹统百揆,元凯以次升。禅让应天历,睿圣世相承。我皇陟帝位,平衡正准绳。德化飞四表,祥气见其征。兴王坐俟旦,亡主恬自矜。致远由近始,覆篑成山陵。披图按先籍,有其证灵液。

此诗最后一句,在《宋书》卷二二《乐志四》中作“有其证灵”,而《晋书》卷二三《乐志下》和《乐府诗集》卷十九均作“有其证灵液”。中华书局校点本《宋书》卷二二《乐志四》于此句下出校语云:“‘有其证灵液’,各本并脱‘液’字,据《晋书·乐志》、《乐府诗集》一九改。殿本考证云:‘按原文当有“液”字,后人疑此二句韵不谐,故去一“液”字,以“灵”字合于上文绳、征、矜、陵等字为一韵。不知古人诗歌,凡今庚、青部之字,皆不与蒸部同用。若存此“液”字,则与上

①陈书良编校:《六朝十大名家诗》,岳麓书社,2001年,第66页。

②中华书局,1982年,第76页。

③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6年,第403页。

句“籍”字别为一韵，更合也。”^①逯钦立则云：“案当作‘灵液有其证’。”诸说之中，窃以为殿本考证和中华书局校点本《宋书》校记最当。因为此诗并非一般的五言诗，而是乐府歌诗。笔者曾经指出，汉乐府作品尤其是相和歌辞，当时大多是分“解”演唱的，这些歌辞在各“解”之间，及“解”与“艳”“趋”“乱”之间，也即不同的乐段之间，常常选用不同的韵部来区别彼此，形成不同的韵段。同样，魏晋时期文人仿作的乐府歌诗尤其是相和歌行也多转韵^②。傅玄《晋鼓吹曲二十二首》亦复如此。《晋书》卷二三《乐志下》云：“及（晋）武帝受禅，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，亦述以功德代魏。”^③傅玄此组宫廷乐府歌诗系按汉乐府短箫铙歌的古曲改写而成^④，不仅体式多样，既有三言诗，也有五言诗，更多的则是三、四、五杂言诗；而且韵式也不统一，篇中转韵者占绝大多数。如，其二《宣受命》用古曲《思悲翁行》，三、四杂言，前四句用平声微韵，后十六句换平声阳、唐、庚、清、青韵；其四《宣辅政》用古曲《上之回行》，三、四、五杂言，前六句用平声侵、庚韵，第七句至篇末换平声支、寘韵；其六《景龙飞》用古曲《战城南行》，三、四、五杂言，一篇三转韵，前八句用平声微、脂韵，第九句至第十八句换平声东、换、桓、阳、庚韵，最后四句又换平声之韵；其八《文皇统百揆》用古曲《上陵行》，三、四、五杂言，韵式也较复杂，前十句是整齐的五言，偶句用韵，押平声唐、阳韵，第十一句至十九句，三、五句间用，且有复沓，转去声泰、废、祭等韵；其十《惟庸蜀》用古曲《有所思行》，三、四、五杂言，前十六句押平声虞、模韵，后十句转平声文、魂、真韵；其十一《天序》用古曲《芳树行》，三、四、五、六杂言，前七句押上声姥韵，第八句至篇末转平声阳、真韵；其十三《金灵运》用古曲《君马黄行》，三、四、五杂言，转韵次数甚多，前四句用入声月韵，第五至十二句换去声劲、映、蒸韵，第十三句转上声麌、姥韵，从第十五句开始换去声御、禡、个韵，第二十一句至篇末又转平声阳、唐韵；其十五《仲春振振》用古曲《圣人出行》，三、四、五杂言，前三句用真韵，第四至第八句转上声姥、语韵，第九句至十四句换去声祭韵，第十五句至篇末押平声青、庚韵；其十七《仲秋弥田》用古曲《远期行》，四、五言杂用，前六句用平声唐、阳韵，第七句至篇末换上声麌、姥韵；其十八《从天道》用古曲《石留行》，三、四、五杂言，换韵次数多达六次，前四句用去声志、寘韵，五、六两句转入声薛、铎韵，第七至十句用去声送韵，第十一至十六句换上声语、姥韵，第十七至二十

①《宋书》卷二二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669页。

②杜晓勤：《汉魏六朝五言诗“篇中转韵”现象之考察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17年第6期，第38-47页。

③《晋书》卷二三《乐志下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702页。

④梁沈约《宋书·乐志》为收录傅玄此组歌诗的现存最早文献，且载明每首所依汉古曲名，下文韵式分析所据文本即依之。

三句,换平声文韵,第二十四句至篇末用平声先韵;其二十《玄云》用古曲《玄云行》,虽为整齐的五言诗,但也换韵了,前十句用去声泰、祭韵,后二十句换平声微、脂韵;其二十一《伯益》用古曲《黄爵行》,亦为整齐的五言诗,全篇换韵三次,前十句用平声仙、山、元韵,第十一至十八句换平声歌、戈韵,第十九句至篇末又转平声文韵;其二十二《钓竿》用古曲《钓竿行》,系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杂言,句式最为复杂,换韵次数也很多,前十句押平声仙、先、山韵,第十一至二十句换平声清、青韵,第二十一至三十二句转平声唐、阳韵,第三十三至三十六句用平声庚韵。而这首《唐尧》用古曲《务成行》,与其二十《玄云》、其二十一《伯益》一样,均为整齐的五言诗,也应是换韵之作。前十八句均押平声蒸韵,末句若作“有其证灵液”,则属篇末两句换韵,“液”与上句末字“籍”均为入声昔韵。至于遼钦立所改的“灵液有其证”,似欲倒文以合韵,实则又因不明“证”之古音而事与愿违,并不能达至与上文叶韵的目的。“证”在《广韵》中收在去声蒸韵,现存的魏晋南北朝诗文中未发现“证”做韵脚字的韵例^①。若“证”在当时亦只读去声,则此句不仅与上文诸韵脚字均不叶,与上句“披图按先籍”亦不押韵;若云“证”在此处转读平声通“征”,则又与上文第十六句的“征”字形成积韵。更何况,遼钦立此说并无版本依据,属于臆改。因而,诸说之中,殷本校记近是,此诗末句文本应作“有其证灵液”,此诗与同组其他十二首杂言、两首五言一样,均系乐府歌诗中的换韵之作。

7. 郭璞《诗》(《诗纪》作《赠潘尼》)(《晋诗》卷十一,中册第868页)

杞梓生荆南,奇才应出世。擢颖盖汉阳,鸿声骇皇室。遂应四科选,朱衣耀玉质。

此诗第二句之“出世”,《诗纪》卷三一作“世出”。按,此诗后四句用入声质韵,则此句末二字当为“世出”。“出”字,《广韵》在入声术韵,与下文“室”、“质”可押。另,就诗意观之,亦以“世出”为优。汉魏六朝时期,“世出”一词,多用来称赞应时而出的旷世之才。如袁宏《三国名臣序赞》:“才为世出,世亦须才。”《文选》李周翰注云:“贤才为乱世而生。”丘迟《与陈伯之书》:“将军勇冠三军,才为世出。”《文选》吕延济注云:“世出,谓应时而出也。”而“出世”一词,在当时则鲜有应时而出之义,多指出生或出家。故此处应为“世出”,系二字误倒而失韵。

8. 无名氏《子夜歌四十二首》其四十二(《晋诗》卷十九,中册第1042页)

朝日照绮钱,光风动纨素。巧笑倩两犀,美目扬双蛾。

此诗第二句之韵脚字“素”,《玉台新咏》作“罗”。从字义上讲,“纨素”、

① 汉代现存诗文中只有王符《潜夫论》卷二《考绩第七》引谚语中“证”为韵脚字:“曲木恶直绳,重罚恶明证。”此处“证”与“绳”(平声,蒸韵)押韵。然民间谚语用韵素不严谨,不一定是同声相押,此处“证”很可能也是读去声,属于平、去相押。

“纨罗”皆通,且均为当时习用语词。然从音韵上讲,“素”,《广韵》作去声暮韵。第四句韵脚字“蛾”,则为平声歌韵。“素”、“蛾”二字韵颇不叶,现存魏晋南北朝韵文中,亦未见“素”、“蛾”(或“峨”,音同)相押的例子。若作“罗”,则为平声歌韵,与“蛾”恰好相押。晋宋齐梁诗歌作品中,“罗”与“蛾”字(或“峨”)相押的作品有不少,如:晋傅玄的《云中白子高行》(“陵阳子”)、《轻薄篇》(“末世多轻薄”),晋陆机的《从军行》(“苦哉远征人”)、《吴趋行》(“楚妃切勿叹”)、《前缓声歌》(“游仙聚灵族”),晋曹摅的《答赵景猷》(“泛舟洛川”),晋王鉴《七夕观织女诗》(“牵牛悲殊馆”),晋苏若兰《中经》其一(“钦岑幽岩峻嵯峨”),晋杨羲《九华安妃见降口授作诗》(“云阙竖空上”),梁王筠《早出巡行瞩望山海诗》(“王生临广隰”)等作品,均系“罗”与“峨”相押。刘宋刘铄《白紵曲》(“仙仙徐动何盈盈”)、刘宋鲍照《代堂上歌行》(“四坐且莫喧”)、刘宋吴迈远《楚朝曲》(“白云紫蔼荆山阿”)、梁沈约《昭君辞》(“朝发披香殿”)、梁吴均《楚妃曲》(“春妆约春黛”)等诗,则“罗”与“蛾”相押。故此句当以“光风动纨罗”为是。

9. 支遁《咏禅思道人诗》(《晋诗》卷二十,中册第1083页)

云岑竦太荒,落落英岳布。回壑伫兰泉,秀岭攒嘉树。蔚荟微游禽,峥嵘绝蹊路。中有冲希子,端坐慕太素。自强敏天行,弱志慾无欲。玉质凌风霜,凄凄厉清趣。指心契寒松,绸缪谅岁暮。会衷两息间,绵绵进禅务。投一灭官知,摄二由神遇。承蜩累危丸,累十亦凝注。悬想元气地,研几革羸虑。冥怀夷震惊,怕然肆幽度。曾筌攀六净,空同浪七住。逝虚乘有来,永为有待馭。

此诗第十句有异文,碛砂版大藏经本《广弘明集》、邵武徐氏本《支遁集》、宛委别藏本《支遁集》、吴家驹本《支道林集》、《古诗纪》卷四七、《古今禅藻集》卷一及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本、张富春著《支遁集校注》均作“弱志慾无欲”,而《中华大藏经》本、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本《广弘明集》卷三〇《统归篇》第十则作“弱志慾无去”。逯钦立在此句后加校语云:“《广弘明集》作去。注云:宋、元、宫本作欲,喻音。明本作欲,音喻。”张富春为此句所作校记则更详:“慾:《中华大藏经》本《广弘明集》作‘欲’,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本《广弘明集》亦作‘欲’,校记:‘欲=慾(三)(宫)。”欲:《中华大藏经》本《广弘明集》作‘去’,校勘记:‘四三五页上九行第八字“去”,(碛)、(普)、(南)、(清)作“欲喻音”; (径)作“欲音喻”。’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本《广弘明集》亦作‘去’,校记:‘去=欲喻音(宋)(元)(宫),欲音喻(明)。”欲’下夹注‘喻音’,《古诗纪》、《古今禅藻集》作‘音喻’。”^①若要讨论此句韵脚字的异文,尚需结合全句及上下文统合起来分析。此句若作“弱志慾无欲”,则上“慾”当为动词,下“欲”为名词。

^①支遁撰,张富春校注:《支遁集校注》卷上,巴蜀书社,2014年,第175页。

据孙玉文考察,从上古到六朝早期韵文中,“欲”作名词特指情欲、贪欲(多含贬义),均读喻音,叶去声,魏晋时期潘岳《西征赋》中“红鲜纷其初载,宾旅竦而迟御。既餐服以属厌,泊恬静以无欲。回小人之腹,为君子之虑”的“欲”,即与“御”、“虑”相押,均为去声^①。故支遁此句“弱志慾无欲”之“欲”,亦当读去声喻音,与上下文诸韵脚字均叶,系暮、遇、御通押。而且,此句作“弱志慾无欲”,句意亦通,是称赏“冲希子”(即所咏之禅思道人)弱志虚心,超然物外,绝尘累,无贪欲。若作“弱志欲无去”,“去”为去声御韵,虽与上下文叶韵,然句意似乎扞格难通。此句前半既言“弱志”,即弱志空心,恬静淡泊,无俗世之欲望;后半又云“欲无去”,即贪欲尚未去除,前后矛盾。故二者相较,窃以为此句作“弱志慾无欲”更当。

10. 颜延之《五君咏·向常侍》(《宋诗》卷五,中册第1236页)

向秀甘淡薄,深心托毫素。探道好渊玄,观书鄙章句。交吕既鸿轩,攀嵇亦凤举。流连河里游,恻怆山阳赋。

此诗一、二、四联韵脚字“素”(去声,暮韵)、“句”(去声,遇韵)、“赋”(去声,遇韵),均为去声,暮部韵字。惟第三联韵脚字“举”,《广韵》只标注了一个读音,为上声,语韵。若然,则“举”字与上下文不相押,似失韵。然遍查现存收录此诗的各类文献,“举”字均未见有异文。再一一检核今存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,发现“举”确实绝大多数与上声字相押。但是,也有几首“举”与去声字叶韵的诗例。如:《魏诗》卷五邯郸淳《赠吴处玄诗》中,“举”与“遇”(去声,遇韵)相押。《晋诗》卷十二卢湛《赠刘琨诗》其十四,“举”与“顾”(去声,暮韵)、“步”(去声,暮韵)、“露”(去声,暮韵)相押。《晋诗》卷十六陶渊明《咏二疏诗》中,“举”与“去”(去声,御韵)、“趣”(去声,遇韵)、“傅”(去声,遇韵)、“路”(去声,暮韵)、“顾”(去声,暮韵)、“誉”(去声,御韵)、“务”(去声,遇韵)、“素”(去声,暮韵)、“悟”(去声,暮韵)、“虑”(去声,御韵)、“著”(去声,御韵)等去声字相押。《梁诗》卷二六刘孝胜《冬日嘉园别阳羨始兴诗》中“举”字,亦与“处”、“遽”、“御”、“誉”等去声字相押。因此,“举”字在中古时期除《广韵》所收读上声语韵外,亦可读为去声。故颜延之此诗中之“举”字,亦应读去声,与上下文未为失韵。《广韵》阙收“举”之去声一读,可补。

11. 鲍照《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》(《宋诗》卷七,中册第1263页)

西上登雀台,东下望云阙。层阁肃天居,驰道直如发。绣薨结飞霞,璇题纳行月。筑山拟蓬壶,穿池类溟渤。选色遍齐代,征声匝邛越。陈钟陪夕宴,笙歌待明发。年貌不可还,身意会盈歇。蚁壤漏山阿,丝泪毁金骨。器恶含满敬,物忌厚生没。智哉众多士,服理辨昭昧。

此诗最后一句之韵脚字“昧”,宋人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六一、《广文选》

①孙玉文著:《汉语变调构词考辨》,第429、430页。

卷十四均作“晰”。按,此诗上文9韵均押入声,“昧”则为去声,泰韵,明显不叶。若作“晰”,则亦为入声字,《广韵》收于入声,薛韵。另,考之词义,亦以“昭晰”为当。“昭晰”一词,汉代即有,多写作“昭皙”。如司马迁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:“首恶湮没,闇昧昭皙。”再如,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解“皙”字:“昭皙,明也。”魏晋南北朝文献中“昭皙”用例更多,达数十条,难以枚举。而“昭昧”一词,遍检现存先秦两汉文献均未见,若再扩大检索范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,则除鲍照此诗,仍然未见其他用例。《汉语大词典》虽然收有此词,但也只举了鲍照此诗一条语料。故,此诗之“昧”字,当为后世传抄或雕版时形近而讹。

12. 鲍照《山行见孤桐诗》(《宋诗》卷九,中册第1310页)

桐生丛石里,根孤地寒阴。上倚崩岸势,下带洞阿深。奔泉冬激射,雾雨夏霖浮。未霜叶已肃,不风条自吟。昏明积苦思,昼夜叫哀禽。弃妾望掩泪,逐臣对抚心。虽以慰单危,悲凉不可任。幸愿见雕斲,为君堂上琴。

此诗前后均押平声侵韵,惟第六句之韵脚字“浮”,为平声尤韵,殊为不叶,然逯钦立未出校记。按,明张溥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卷六九《鲍照集》本和《古诗纪》卷六二,“浮”皆作“霏”,明毛晋校宋本《鲍氏集》、清王闿运《八代诗选》卷九、《四部丛刊》影宋本《鲍明远集》卷六,“浮”皆作“淫”。“霏”与“淫”通,《广韵》均收于平声侵韵,在此诗中适与上下文叶韵。此处之“浮”字,疑逯钦立原稿或中华书局排版时与“淫”字形近而讹。

13. 刘绘《同沈右卫率诸公赋鼓吹曲二首》(《齐诗》卷五,中册第1468页)

高唐与巫山,参差郁相望。灼烁在云间,氛氲出霞上。散雨收夕台,行云卷晨障。出没不易期,婵娟以悵惆。

此诗前三联均押去声漾韵,惟末句之韵脚字“惆”,为平声尤韵,颇为不叶。按,此诗《谢宣城诗集》卷二、《乐府诗集》卷十七亦收,尾句末二字皆作“惆悵”。“悵惆”、“惆悵”,词义相同。然“悵”字,去声,漾韵,与上文恰相叶韵。故此处韵脚字当以“悵”为是,系“惆悵”倒文而失韵。

14. 顾恺《望廨前水竹诗》(《齐诗》卷六,中册第1473页)

萧萧丛竹映,澹澹平湖净。叶倒连漪文,水漾檀栾影。相思不会面,相望空延颈。远天去浮云,长墟斜落景。幽病与岁积,赏心随事屏。乡念一逌迤,白发生俄顷。

此诗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联,均押上声韵(梗、静、梗、静、静),惟第一联之韵脚字“净”,平声,耕韵,与下文不相叶韵。按,此诗《何逊集》诸种版本亦载,作何逊诗。李伯齐校注的《何逊集校注》题云《望廨前水竹答崔录事》,第二句韵

脚字有异文,作“澹澹平湖静”^①。“静”,上声,静韵,正与下文诸韵脚字相押。故此诗首联韵脚字当以“静”为是。

15.梁武帝萧衍《子夜四时歌·夏歌四首》其一(《梁诗卷一》,中册第1516页)

江南莲花开,红光覆碧水。色同心复同,藕_异心无_异。

此诗虽然只有四句二十字,却有两个文本系统,两个韵脚字更存在异文。《玉台新咏》卷十、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四及明嘉靖刻本《六朝诗集》本《梁武帝集》,均与逯钦立所采用的这个文本系统相同。第二句韵脚字“水”,上声,旨韵;第四句韵脚字“异”,去声,志韵,全诗用韵不叶。

而《艺文类聚》卷四三、《古诗纪》卷七四、《古乐苑》卷二三、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卷二二、《玉台新咏考异》卷十及《渊鉴类函》卷一八五,则存此诗的另一版本:

江南莲花水,红光复碧色。同丝有同藕,异心无异_韵。

此版本中第二句韵脚字“色”,入声,职韵;第四句韵脚字“韵”,入声,锡韵。二字可通押,韵亦叶。

虽说此诗系梁武帝萧衍仿作的吴歌,当时的吴语也有上、去声不分的声韵特点^②,而且萧衍本人似亦不明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为何^③。但是,通过对现存吴歌西曲等南朝民歌进行全面的声律分析,可以发现其中上、去声通押的例子寥寥无几^④,且除此诗外,在萧衍本人现存其他作品中,均是平自韵平,上自韵上,去自韵去,入自韵入,亦无上、去通押的情况。其实,南朝人在作诗用韵时,正如陈寅恪所言:“除民间谣谚之未经文人删改润色者以外,凡东晋

①中华书局,2010年,第8页。

②唐李涪《刊误》卷下“《切韵》”条云:“吴音乖舛,不亦甚乎?上声为去,去声为上。”(明刻百川学海本)

③《梁书》卷十三《沈约传》云:“又撰《四声谱》,以为在昔词人,累千载而不寤,而独得胸衿,穷其妙旨,自谓入神之作,高祖雅不好焉。帝问周舍曰:‘何谓四声?’舍曰:‘天子圣哲’是也,然帝竟不遵用。”窃以为萧衍可能不懂四声之目,更不愿遵用沈约《四声谱》写作避忌永明声病的新体诗,但不表示他的诗就可能四声混用。其现存诗作也表明他在作诗时是严分四声用韵的。

④在逯钦立辑《晋诗》卷十九总计298首吴声西曲中,只有5首上去声通押的诗例:《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·欢闻变格六首》其一,“柱”(上声麌韵)与“顾”(去声暮韵)相押;《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·阿子歌三首》其三,“暴”(去声号韵)与“饱”(上声巧韵)相押;《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·桃叶歌》,“橹”(上声姥韵)与“渡”(去声暮韵)相押;《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·欢好曲三首》其一,“子”(上声止韵)与“爱”(去声代韵)相押;《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·懊侬歌十四首》其六,“者”(上声马韵)与“诈”(去声禡韵)相押。而《宋诗》卷十一所收155首吴声西曲中,则无一首上去通押的诗作。

南朝之士大夫以及寒人之能作韵者,依其籍贯,纵属吴人,而所作之韵语则通常不用吴音,盖东晋南朝吴人之属于士族阶级语者,其在朝廷议论社会交际之时尚且不操吴语,岂得于其摹拟古昔典雅丽则之韵语转用土音乎?至于吴人之寒人既作典雅之韵语,亦必依仿胜流,同用北音,以冒充士族,则更宜力避吴音而不敢用。”^①因此,从诗歌用韵角度考察,此诗第二个版本的文字应更优善。或许,前者为萧衍所作较早的版本,吴语土音痕迹较重,后者系其本人或朝臣后来修改润色之新版本,二者并传于后?抑未可知。

16. 范云《钱谢文学离夜》(《梁诗》卷二,中册第1545页)

阳台雾初解,梦渚水裁绿。远山隐且见,平沙断还续。分弦饶苦音,别唱多凄曲。尔拂后车尘,我事东皋粟。

此诗第一、三、四联均押入声烛韵,惟第二联之韵脚字“绪”,上声,语韵,颇为不叶。此诗宋本《谢宣城集》卷四及《古文苑》卷九亦收,“平沙断还绪”句均作“平沙断还续”。按,“续”,入声,烛韵,与上下文正相押。而且,上句“隐”与“见”词义相反而相对,此句“断”与“续”亦词义相反而相对,上下句正是工对,故以“续”为是。而“断还绪”则不成语,应系元明时因“续”字变为去声后,“续”、“绪”音近兼形近而讹。

17. 沈约《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诗》(《梁诗》卷六,中册1631页)

九功播祧墀,七德陈武悬。展事昌国图,息兵由重战。皇情咨典故,出车迫辰选。饰徒映寒隰,翻纛临广甸。飒沓佩吴戈,参差腰夏箭。风旆舒复卷,云霞清似转。轻舞信徘徊,前歌且遥衍。秋原嘶代马,朱光浮楚练。虹壑写飞文,岩阿藻馀绚。发震岳灵从,扬旌水华变。凭高训武则,中天起遐眷。凤盖卷洪河,珠旗扫长汧。方待翠华举,远适瑶池宴。

此诗第二句,《古偃府》卷一〇、《古诗纪》卷八三、《古诗源》卷十九、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本《梁沈约集》均作“七德陈武悬”,今人陈庆元《沈约集校笺》则作“七德陈舞悬”^②。而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九九、《御定渊鉴类函》卷二〇九收此诗,均作“七德陈武县”。按,“悬”与“县”可通。《说文解字》徐铉注解“县”字云:“此本是县挂之县,借为州县之县。今俗加心,别作悬,义无所取。”在此诗中,似以作“县”为优。“县”在《广韵》中有平、去二读:通“悬”之“县”,《说文解字》谓“系也”,悬挂义之“县”,平声,先韵;“郡县”义之“县”,去声,霰韵。此诗自第二联至尾联,均押去声韵:“战”(去声,线韵)、“选”(去声,线韵)、“甸”(去声,霰韵)、“箭”(去声,线韵)、“转”(去声,线韵)、“衍”(去声,线韵)、“练”(去

①陈寅恪:《东晋南朝之吴语》,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本第一分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36年,第4页。

②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337页。

声,霰韵)、“绚”(去声,霰韵)、“变”(去声,线韵)、“眷”(去声,线韵)、“汧”(去声,霰韵)、“宴”(去声,霰韵),霰、线通押。若作“县”,正与下文相押。且从此诗题目、创作本事和此联上句考之,亦应作“县”。据《南齐书》卷三《武帝纪三》:“(永明六年,488)九月壬寅,车驾幸琅邪城讲武,习水步军。”王融此时亦有同题之作《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诗》,诗云:“白日映丹羽,頽霞文翠旂。凌山炫组甲,带水被戎船。”明言齐武帝此次到琅琊城乃治兵讲武,非为观舞。且沈约诗此句前有“七德”语,系用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“武有七德”典。“七德”之成为舞曲名,则是陈朝太建六年(574)之后事。《隋书·音乐志上》云:“帝(宣帝,陈顼)御茶果,太常丞跪请进舞《七德》,继之《九序》。”唐贞观年间,太宗君臣亦作有《七德舞》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一》云:“(贞观七年,633)癸巳,奏《七德》、《九功》之舞,观者见其抑扬蹈厉,莫不扼腕踊跃,凜然震竦。”沈约此诗作于萧齐朝,当时尚未有《七德舞》,故此句第四字不当言“舞”,应系“武”字音近而讹。另,此联上句末二字为“桃墀”,“桃”为远义,“墀”则为祭祀或会盟的场所,此二字合指京城之外的讲武地点琅琊城——当时琅琊郡治所在地^①。与之相对,下句末二字当为“武县”。“县”,即郡县之县,为押韵故,沈约用“县”字代指“郡”。“武县”者,讲武之郡县也,与上句“桃墀”辞异而所指同,均指此次讲武之地,即王融、沈约诗题中所云之琅琊城。

18. 沈约《正阳堂劳凯旋诗》(《梁诗》卷六,中册第1632页)

凯入同高宴,饮至均多祐。昔往歌采薇,今来欢杕杜。善战惟我皇,胜之不窥户。推毂授神谟,馀壮终能贾。浩荡金罍溢,周流玉觞傅。

此诗末句,《古今通韵》卷三、《佩文韵府》卷九三及汪绍楹整理校订本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九均作“周流玉觞傅”^②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九“武部”、《古诗纪》卷八三、《御定渊鉴类函》卷二一一、《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》卷一三五及陈庆元校笺《沈约集校笺》^③均作“周流玉觞傅”,明张溥的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八八《梁沈约集》作“周流玉觞溥”。“傅”、“傳”、“溥”,形近而义别。按,此诗前四联皆押上声,姥韵,然“傅”为去声,遇韵,“傳”为平声仙韵,或去声线韵,然此当读为平声仙韵,均失韵。惟“溥”字,《广韵》收两读,其中上声姥韵一读,适与上四联之韵脚字相叶。故此处异文,当以“溥”为是。“溥”者,广也;遍也。“周流玉觞溥”,即酒觞遍流于席上诸人,与首联“凯入同高宴,饮至均多祐”恰成照应。其他版本之“傅”、“傳”,均为“溥”之形近而讹。

①时为白下城,在今之江苏南京城西北江边幕府山麓。《南齐书》卷十四《州郡志上》:“南琅邪郡,本治金城,永明徙治白下。”《南齐书》卷四十《南海王子罕传》:“上(齐武帝)初以白下地带江山,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,子罕始镇此城。”

②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1067页。

③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342页。

19. 何逊《苦热诗》(《梁诗》卷九,中册第1699页)

昔闻草木焦,今窥沙石烂。瞿瞿风逾静,瞿瞿日渐汗。习静闼衣巾,读书烦几案。卧思清露浥,坐待高星灿。蝙蝠户中飞,蟪蛄窗间乱。实无河朔饮,空有临淄汗。遗金不自拾,恶木宁无干。愿以三伏晨,催促九秋换。

此诗第十二句之韵脚字“汗”,平声,虞韵,而上下文全押去声(翰、换通押),明显失韵。然此诗其他版本,如明洪瞻祖刻本《何水部集》、《艺文类聚》卷五“岁时下”、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一〇、《古诗纪》卷九三、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一百《何逊集》,及李伯齐校注《何逊集校注》,均作“空有临淄汗”。按,“汗”,去声,翰韵,正与上下文相押。且,“临淄汗”,系用典。《晏子春秋》卷六《内篇杂下》第六:“临淄三百间,张袂成阴,挥汗成雨。”故此“汗”字,当为“汗”形近而讹;疑逯钦立原稿手民之误或中华书局排版时错植。

20. 吴均《采药大布山诗》(《梁诗》卷十,中册第1739页)

我本北山北,缘涧采山麻。九茎日反照,三叶长生花。可用蠲忧疾,聊持驻景斜。景斜不可驻,年来果如驱。安得昆仑山,偃蹇三珠树。三珠始结茱,绛叶凌朱台。玉壶白凤肺,金鼎青龙胎。韩众及王子,何世无仙才。安期傥欲顾,相见在蓬莱。

此诗第十句后三字“三珠树”有异文,《艺文类聚》卷八一“草部上”、《初学记》卷二十、《古诗纪》卷九一、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一〇一《吴均集》、《渊鉴类函》卷三九二“方术部一”、《御定佩文韵府》卷六六之二诸本,均作“三株树”。而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二七、《古偃府》卷十二和雍正年间版《浙江通志》卷二七一,则作“树三株”。按,此诗系吴均所作有意别于永明新体之古体诗,是“清拔有古气”^①的吴均体的典型代表。其诗体特征之一是篇中转韵,前三联押平声,麻韵,第六联开始押平声,哈韵。第四联韵脚字为“驱”,平声,虞韵。第五联韵脚字若为“树”,则是去声,遇韵,与上联不韵;若为“珠”或“株”,则均是平声,虞韵,与上联皆相押。然此乃游仙诗,诗中“三珠树”系用典,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珍木,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:“三珠树在厌火北,生赤水上。其为树如柏,叶皆为珠。”魏晋之后,“三珠树”则多指仙山上的神异之树。如晋陶潜《读山海经》诗其七:“粲粲三珠树,寄生赤水阴。”庾信《伤心赋》:“至如三虎二龙,三珠两凤,并有山泽之灵,各入熊黑之梦”。而“三株树”则为“三珠树”形近而讹。故此处韵脚字,当为“珠”字,“树三珠”系“三珠树”为押韵故之倒装句法。而且,此句后两字为“三珠”,下句复以“三珠”二字起首,系顶针手法,这正是当时带有民歌风格的五言古诗的又一典型特征。

^①《梁书》卷四九《吴均传》,第698页。

21. 庾肩吾《八关斋夜赋四城门更作四首·北城门沙门》(《梁诗卷二十三》,下册第2005页)

俗幻生影空,忧绕心尘噎。于兹排四缠,去矣求三涅。(殿下)

下学辈留心,方从窈冥别。已悲境相空,复作泡云灭。(中庶府君)

此系联句诗,前四句为萧纲所作,后四句为庾肩吾赓续。第二句之韵脚字“噎”,《广弘明集》卷三十作“噎”。按,此诗下文均押入声韵,若作“噎”,则为去声,霁韵,显然失韵;若作“噎”,入声,屑韵,则与下文相押。且“噎”有郁闷、压抑之义,如噎嗝(气结难言)、噎暗(沉默,忍气吞声)等词。在此句中,“噎”亦表示忧愁郁结、心情压抑。而“噎”,则为天阴沉之义,《说文》释云:“阴而风也。”故此处异文,从用韵和词义二方面较之,均以“噎”字为优。“噎”当为“噎”之形近而讹。

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多承同事孙玉文、胡敕瑞二教授不吝指教,特此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杜晓勤,文学博士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研究方向: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,中国古代诗歌体格律。